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八

詩三

樂遠大師常德錄青妙觀提點觀事劉惟水編集

前朝表 夫夫唐寺 清華 振振 院 維 律 十 卷 卷 五

不尚賢章

邵若愚曰不尚賢使民不爭至為無為則無不治矣夫不尚賢能者恐人矜智王所好者謂之風民樂隨之謂之俗上矜賢智下心競趣不尚賢使民不爭其名故也食之為貨務資賤養貴珍其難得貴乎難得民必深藏凡人之情與之則不受藏之必竊奪治世非不用貨不貴珍奇難得之貨者使民不為盜故也下民不見名利可便欲心不亂其民自治是以聖人之治不尚賢使民無知無知則自虛其心心虛則能容萬物故云實其腹不貴貨使民無欲無欲則自弱其志志弱則不隨境轉故云強其骨常使民無知則虛心无欲則忘境心境兩忘無所攀緣萬事俱息使夫有智者而不敢為聖人為無心之為則天下無不治矣

王志然曰不尚賢使民不爭至則無不治矣夫語道而非其序非道也語道而非其道安取道莊子九變之序五變刑名可舉捨是若倒道而行迕道而說者人之所治安能治人驟而語刑名者由未知所以為學為治之本意歟且名者實之實名實既定乎內外之分天下之人爵因任而已豈有賢者棄之野而不用者哉而老子謂不可尚之意其有深旨焉故莊子曰舉賢則名相軋尚賢則起爭之一端以至天下大駭智詐是非頡頏解垢儒墨畢起其不可尚者如此聚天下之貨財養天下之民人而民熙熙然擊壤而歌鼓腹而遊物物而不物於物烏可竊竊然而貴之哉老子謂不可貴之意其亦有謂以天下之萬物職職甚芸芸各有所繫焉既有時而成必有時而毀既有時而貴必有時而賤付之自爾誰可容心哉人欲貴之者唯必得是求求之不得將決性命之情以爭之以至攘奪覲覲靡所不至豈祇為盜而已此蓋

上有所好下有必甚者焉經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孔子云富貴是人之所欲至如目擊耳聞鼻嗅舌嘗侈情動心皆謂之可欲苟欲之無饜者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不足以供其求君子之所欲者名也小人之所欲者利也舉天下賢不肖皆不見可欲之欲則心常寂然何亂之有所以聖人常虛其心不為一物之所固常實其腹不為一物之所破內觀其心廓然無有外觀其形與物委蛇而同其波遠觀其物物無其物故志弱而有用骨強而有立志之所之有所操則有所守焉腎主藏志而骨者腎之餘弱其志則精不搖而骨強矣心主藏神而腹者心之宅虛其心則神不虧而腹實矣由是萬化生乎身精神生乎道以此治人事天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知者不敢為也唯其如此則无不治矣莊子曰同手無知其德不離同手無欲是謂素樸素樸則民性得矣若然者天下焉知賢之可尚不可尚貨之可貴不可貴者

黃茂材曰不尚賢至使心不亂方且和其
光惟恐人之知何賢之可尚故民不爭不
爭者各安其性之自然方且窒其欲惟恐
物之擾何貨之可貴故民不爲盜不爲盜
者取足於身而有餘不見可欲非閉其自
而不之見也物之交於吾前而動於吾心
者甚多將不知見其可得乎惟能見其無
有可欲之處然後不足以亂吾心何者毛
嬙麗姬天下之美也人莫不欲之而魚見
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推此
以言誠無見其有可欲者則心不亂矣是
以聖人之治至實其腹南郭子綦隱几而
坐仰天而噓嗒然自喪其偶能養其心至
此則可謂之虛矣一飽之外雖有珍羞百
味列於其前惟恐其不亟徹而去此腹所
以欲其實也經曰聖人爲腹不爲目弱其
志自強者有志今乃弱其志何也自強則
可以進乎道弱則可以到於日損之地矣
強其骨老子之道深乎強強故曰強梁者
不得其死今強其骨何也戒乎強者惡其

與物爭也強其骨者自強也夫道獨立不
改非自強者安能致乎常使民無知無欲
老子以治國治民況於其身所謂使民即
是其身無知無欲非頑然如木石之無所
欲也其始也不能無知去其知至於無知
其始也不能無欲去其欲至於無欲則自
非有道君子其積所至其孰能之使夫知
者至則無不治矣夫道自然豈可以智爲
之惟能爲無於無所爲斯可矣
程泰之曰不尚賢使民不爭至使心不亂
其人賢矣表而出之以暴耀天下則必有
恥其不若而強與之爭故莊子曰舉賢則
民相軋也責難得之貨則必有棄業趨利
而不惜爲盜者故曰貨財聚然後觀所爭
也爭且盜皆其觀可欲而生心者也若上
之人藏好惡而不示下之人無所趨以爲
利則凡其可欲者不復見前心自不亂而
爭盜自息此老子正本澄源之道也蔣閻
勉之言治曰必拔公忠之屬而無可私民
孰敢不輯勉之此言蓋堯舜以來舉善而

教不能凡致治者之所共也而季穰譏之
曰若子之言則其自爲處也危其觀臺多
物將往投迹者衆蓋譏其表而出之則昭
昭乎如觀臺之招物也則見可欲而往焉
以爭者多也然則見賢而不尚豈其無別
哉泯迹以息爭忘焉耳矣凡老氏之教所
欲藏用自晦者其意皆類此也見之讀如
現上之人出而示之之謂也是以聖人之
治至強其骨常時存想者爲心臨事欲爲
者爲志腹所以飲食也骨所以負任也老
氏書有寓言有實言此之腹也骨也誠即
其實而命之也後章曰民之饑以其上食
稅之多是其當實而虛之者也又曰民之
難治以其智多此惡其強而求以弱之者
也唐桑子之居畏皇也其臣之畫然知者
去之其妾之挈然仁者遠之不使其心得
有仁知焉是求以虛也擁腫之與居執掌
之爲使擁腫執掌非骨強而耐負荷者不
在數也此其立唐桑之則而譏堯舜之舉
賢任知者然也常使民無知無欲民之有

知則智多而難治者是也其有欲則親可欲而爭且盜者是也老氏之貴無為也欲以無事處天下而使天下亦安於無事也莊子之言治效曰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朴素朴而天下之性得矣

使夫知者不敢為也使民無知無欲將以愚之也而其中有桀黠不受愚者是所謂智也智則不復可愚矣於是舉天下皆順吾教則皆無知無欲矣無知無欲則安土樂業不可誘之為亂矣雖有智者知其無

與附和則亦意消而不敢復為故曰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甲兵無所陳之正其自謂可復結繩者由此其致也莊子取是語而託之上古曰古之人在混茫之中與一世而得澹漠焉當是時也萬物不傷群生不夭人雖有智無所用之正明此也為無為則無不治矣既曰無為矣而又有夫為無為者焉則豈委事功而不作也哉以無為為居而以無事行之是之謂為無為也我以無為鎮之而下以無知無欲應之

所謂無為而民自化無事而民自富者也則安有不入於治也

唐秋圃曰不尚賢使民不爭至則無不治矣安民章所言不欲尊尚賢人使民不狂僭而爭名不貴珍貨奇寶使民不為盜竊不見可欲紛華感覓使心不生妄亂是以聖人治民久欲與之相安在我必虛其心而去嗜欲常使斯民無知無欲雖知亦不敢為則為無為而無不治安矣

張沖應曰不尚賢使民不爭至則無不治矣老子出乎上古其風淳俗厚人皆質朴日以無為名利俱忘聲色不作五神不亂蓋自上古降民改而皇皇改而帝帝改而王官以鳥名繼以龍名又繼以王侯卿大夫以美名之則虛名日盛而世所尚者行權之賢是以比干爭而死夷齊不能爭而隱以激紛紜征戰之苦又自鑿山耕海鑽石淘沙良金美玉惑之未已奇珍怪寶惑世愈甚世所貴者罕獲難得之貨是以虞氏懷玉而喪國石氏藏寶而喪家以成滅

身傾德之禍又自笙簧之淫聲逆耳于女之淫色迷目異味逆口異香逆鼻異服逆身神昏精亂而以所欲之形狀罕露是以商亡以長夜之飲陳破以後庭之曲以起弒逆暴亂之階皆此三者之故也故上古

聖人所以治乎其人者無他不尚行權之賢不貴難得之貨不縱可欲之感則上行而下效之斯無以動人心之爭之盜之亂者矣故虛心下而不為三者之所拘實腹運道而不為三者之所耗弱其志而不尚不貴不欲強其骨而常健常康常寧人有以觀我之無為則自然無知無欲矣或有知者欲尚其賢欲貴其貨欲華其五鬼心鼻口耳身欲亦不敢為也故人皆為其所無為而人无不治者矣

張靈應曰心不虛明如何得其悉沖和以實其臟腹志不卑弱如何得其精膠固以強其筋骨心常虛而志不虧志常弱而精不耗這腹便充實骨便堅強更有何趨蹶夢遺之患大凡人一時趨蹶皆悉不沖和

中來寢夢遺失皆精不膠固中出要皆悉不冲和只是心不虛精不膠固只是志不弱

白王蟾曰不尚賢為子當孝為臣當忠使民不爭飽不思食不貴難得之貨黃金與土同價使民不為盜如意無他不見可欲耳目之間心實在焉使心不亂去即喚回是以聖人之治也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為也○為無為○則無不治矣

廖粹然曰不尚賢有道之士不務榮華使民不爭默識如愚無爭三昧不貴難得之貨觀世財如灰塵不貪而不欲以內丹為至寶自愛而不自貴使民不為盜知是不欲不見可欲外不著物內不自見使心不亂同太虛空如如不動是以聖人之治主上以道治國吾亦以此修身虛其心以虛為身以無為心實其腹神悉冲然清淨自守要將坎位中央畫點化離宮腹裏陰弱

其志專然至柔頑然不動強兵戰勝功成後霹靂俄然出地雷強其骨潛形於身而不出藏神於心而不見水火抽添丹就日金筋玉骨自堅強常使民無知無欲國安民富更無他吾之子孫亦無事使夫知者

○省得此理不敢為也何嘗妄作為無為○道常自然則無不治矣子能知一萬事畢也則豈不快哉
陳碧虛曰不尚賢使民不爭夫人君之謙下雌靜不矜尚己之賢能則民之從化如風靡草柔遜是守何有爭乎經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又解曰人君靜大臣明刑不避責澤不隔下賢不肖各當其分則士無爭矣若人君依違大臣回俟雖尚賢求士則外患內僻情毒言和之才至則姦偽生而交爭起嚴君平曰威德者為主微劣者為臣賢者不萬一聖人不世出夫天生之賢匪由尚出也又曰譬如使鴛馬駢駟並馳於夷道鴻鵠鶉鴉雙翼於青雲則賢不肖可知矣此乃自然非

由尚也故曰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難得之貨謂金玉珠犀也言上化清靜民務耕織藏金於山指珠於淵不利貨財不近貴富則民無貪盜之心矣又解曰驪龍夜光之珠金玉錦繡之玩君王不貴臣民無貪盜賊於何而有語曰荀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也鴻烈解引神農之法曰丈夫力壯而不耕天下有受其飢者故身自耕妻自織以為天下先其導民也不貴難得之貨矣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可欲者謂外物或情令人生可尚愛欲之心也而曰不見者非遠絕不見也謂不以見為見而為無為也若乃人君見外物而無可尚愛欲之心者是不為色塵所染亂則性原清靜恬澹而復其真一矣人君能守乎真一則使民心不亂而淳朴之風可致矣嚴君平曰世不尚賢則民不趨不趨則不爭不爭則不為亂世不貴貨則民不欲不欲則不求不求則不為盜世絕三五

也人惟不見其所欲則其心自定不見
可欲使心不亂此八字最好虛其心無思
慕也實其腹飽思食也弱其志不趨競也
強其骨養其力也言太古聖人但使民飽
於食寸無他思慕力皆壯而無所趨競故
其民純朴而無所知無所欲雖其間有機
巧之心者所知雖萌於心而亦不敢有作
爲也聖人之治天下也如此而聖人於世
亦无所容心其爲治也皆以无爲爲之所
以无不治也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言聖人
之教其民如此使者使其民也不尚賢不
貴難得之貨皆恐有以動其欲心也動其
欲亦不止此二事但以二者言之耳老子
憤末世之紛紛故思太古之无事其言未
免太過所以不及吾聖人也

偏尚小才小能之人而民自不爭不貴難
得之貨使民不爲盜難得之貨謂金玉之
類儻貴之則民愛其物而患其无以至爲
盜是以聖人之治至強其骨治理也理身
以理天下也上無貴尚則民不妄想人欲
去也茲不亦虛其心乎上懷道德則民抱
質朴天理存也茲不亦實其腹乎上守柔
和則民化而相讓氣不暴也茲不亦弱其
志乎上無嗜欲則民化而自壯體常健也
茲不亦強其骨乎能如是則可使民无知
无欲也此四句有專就修養上解者然前
後文皆有正己化民之意常使民无知至
不敢爲也蓋民知貴尚見可欲則有爭有
貪而爲亂故常宜使之无妄知无妄欲而
使夫智巧之人不敢妄爲也爲无爲則无
不治矣聖人无貴尚之迹而不見可欲循
自然之理以應事物莫不有當行之路則
爲出於無爲也爲出於無爲則事无不成
物无不和乃无不爲矣

不尚世俗之賢則民不致爭矣不貴難得
之貨則民不爲盜矣不見可欲之事則使
心不亂矣是以聖人之治至強其骨聖人
治國猶治身虛其心則德大有容矣實其
腹則境土不貪矣弱其志則治道尚柔矣
強其骨則股肱不惰矣常使民无知无欲
至则无不治矣同乎无知其德不離同乎
无欲是謂素朴能使民若此雖有智者不
敢爲也夫无欲而天下足无爲而萬物化
淵靜而百姓安非无爲之治乎

休休庵曰不尚賢使民不爭至則无不治
矣抱道行不言之教者中虛外順无所好
惡是以不尚賢不貴難得之貨有所好尚
者情識使然也未免使人生能所生貪求
或爭功或爲盜進道有德者又當一念不
生致于虛極微妙玄通然後自己靈明不
亦貴重若有可愛可欲之念則忘情作惑
亂真心矣是以聖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
下虛其心无我而量寬其无爲而物自化
以道爲懷實其腹也弘无評之德弱其志

也力行此道強其骨也能如是者使其識滅而无所知情亡

褚伯秀曰不尚賢使民不爭至則無不治矣古人所寶性賢見賢思齊此云不尚何耶為時人多尚己賢以啓爭嫉亂所由生

惟其不尚己賢斯能識天下其賢非謂棄賢於野而不用也世道交喪所謂賢者未必真尚者未必誠君御求賢之名士負自賢之志以詐運詐淪胥于惡而賢為虛器矣於家國乎何濟訓以不尚己賢是澄清源流而開四海來賢之路也貨之於天下

買遷有無以給民用此云不貴者特謂難得之珍奇寸珠尺璧南金大貝聲色禽獸玩好之物無益於家國無補於饑寒上好下承殘暴以取鼓動天下之貪心上下相交盜矣若夫流行泉布絲麻粟帛民貴以生養者未嘗一日廢是謂不貴異物賤用物適宜利用家給戶足亦何盜之有後世貪奢敗度利欲蝕心天下滔滔如出一律惟學而知道界限分明必不至越分苟求

玩物喪志食取充饑衣務適體室廬蔽風雨吉凶稱有無所事有限所求易足心無企羨何所動亂哉上不尚賢則下不爭名上不貴貨則下不爭利上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是皆原於心虛不受物故可欲無自入焉心虛則元神居腹實則元氣聚志好強而使之弱所以召和骨任勞而使之強所以有立虛心弱志使民无知實腹強骨使民无欲則雖有知者亦不敢以有為干上之无為在上能主无為之道行其所無事則天下事无不可為者末句古本作無不為矣義長於治

牛妙傳曰不尚賢使民不爭夫賢者明敏聰慧才能也不尚者不自矜尚謙辭也既謙則先矣天下何爭之有哉是故君子不自大其事不自尚其功讓於賢卑己以尊人蓋自卑則民敬尊之先儒有言曰我賢能矣賢能於我何有哉我崇高矣崇高於我何有哉我專於人矣而我寧自其哉苟於此振而矜之則我之不賢矣若非之不

賢則人將拒我非爭而何耶此不尚賢使民不爭之說也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如夜光之珠明月之璧斯可謂難得之貨也苟子之不欲雖實之不竊天下何盜之有耶故儒有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為寶者昔宋人以玉遺子罕子罕曰我以不食為寶子以玉為寶以與我皆喪寶也却而不受此可謂不貴難得之貨之說也莊子曰絕聖棄智大盜巧止撻玉毀珠小盜不起此非使民不為盜之謂歟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夫心者一身之主也欲者意之所遷也大凡目有所見則必心有所思心有思則必慮有所為慮有所為則是之謂欲也夫欲之所蔽心而得而清矣豈不亂耶樂記云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故大修行人常謹外視使不見可欲之事則自然身心清靜煩惱不侵母致於亂也孟子亦曰養心莫善於寡欲此之謂也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聖人者淵懿聰明者也其能繼天體道故常虛其

心也所謂虛心者道其實也蓋天下無心外之理而聖人有窮理之心凡天下之理皆吾心之所有也惟虛以養之使無一毫私意撓乎其間則天地之奧皆可以察之也老君曰身之虛而萬物至心之无而和氣歸此聖人治身虛心之義也實其腹夫實腹者非飽膏粱充實其五臟也謂積精累氣以成其真也是以聖人故常尊其氣貴其形寶其命愛其神使其境長守生氣有精九戶不塞體得生神此聖人之治也。老君曰我命在不屬天地我不視不聽使神不出身與道同久吾與天地分一氣而治自守根本夫根本者即神氣精之說實其腹之謂也弱其志弱者謂持也志者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善存養者常於平旦未與物接之時其氣清明之際常持其志無暴其氣使浩然充塞不致枯亡則庶幾三百六十骨節之間無諸滯礙也孟子曰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孔子曰操則存

捨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歟此弱其志之說也強其骨夫強其骨者謂握固跌足昇腰凸胃此修行之道也蓋聖人之治先虛心以造其理又實腹以固其精復弱志以存其氣今強其骨以行其道然夫強其骨之道可無說耶蓋大修行人行功既畢乃退火抽鉛使元氣自尾闕夾脊上關透入泥丸氣化為津從上脘出滿口含津凡三叩齒分為三嚙以意送之丹田復以周天火候養之是名玉液還丹此則強其骨之說也常使民無知無欲無知者淳也無欲者朴也淳朴者無為也常使民者謂聖人先能服行然後使民無知無欲淳朴無為也蓋以其昭昭方可使民昭昭也如玄古之君天下無為也蓋上無為則下亦無為也君猶風也民猶草也草上之風不偃天下無之然夫無知之俗淳朴之風玄古至德之世是也莊子曰至德之世不尚賢不使能如上標枝民如野鹿端直而不知以為仁相愛而不知以為義實

而不知以為忠當而不知以為信蠢動而相使不以為賜是故行而無迹事而無傳孝子不諛其親忠臣不諂其君此可謂淳朴之俗也然則先自上以風化下故云常使民無知無欲也使夫知者不敢為也謂上古之世風淳无君臣父子夫婦三綱之可知無仁義禮智信五常之可見同焉皆得而不知所以得誘然皆生而不知所以生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惡知其君子小人哉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朴而民得性矣設使淺淳散朴之人特達聰明之士雖有其知無所用矣故曰使夫知者不敢為也為無為則無不治矣夫帝王之德以天地為宗以道德為主以無為為常無為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為也則為天下用而不足無為者天地之平道德之至也明此而南面堯之為君也明此而北面舜之為臣也以此而處上則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而處下玄素聖王之德也以此而退居間遊江海山林之士服

以此而進為撫世則功大名顯而天下一故云為無為則無不治矣

楊智仁曰不尚賢使民不爭至則無不治矣不尚賢者當貴非所欲爵祿非我有上不朝天子下不謁公卿如是有不爭之德

不貴難得之貨者奇珍異寶良金美玉皆外物耳我心坦然民心怙怙外不見欲內心不亂蓋明了之人見亦非見縱橫自在

古云我若無心於萬物不妨萬物常圍遶聖人之行虛其心而不挂一物實其腹而

養子至精弱其志而常處謙和強其骨而養吾浩然我心淳淳民心朴朴無欲無知使夫知者不敢為也無為而無不為則無不治矣書曰頽子罷肢體黜聰明離形去智不尚賢也藁食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

憂回也不改其樂不貴難得之貨不為盜不見欲心不亂是矣願以養正謙卑而尊此聖人虛心實腹弱志強骨无知无欲无為而无不治矣喻清中曰不尚賢使民不爭至則无不治

矣不尚賢使民不爭即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之意也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即荀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之意也

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此一語乃太上教人最緊處子貢出見紛華威麗而悅見可欲而心亂也入聞夫子之道而樂不見可

欲而心不亂也達磨少林面壁九年亦是此意賢訓如我獨賢勞之賢大抵事事有

求勝之心皆謂之賢如好大喜功窮兵黷武每每欲加於前人非特矜尚智力而已

漢文慕黃老之清靜早辭厚禮和親遠人而曰朕高皇帝側室之子不尚賢也齊高帝曰使我治天下十年當使黃金與土同價不貴難得之貨也大抵好色人之所欲也富貴亦人之所欲也大馬聲色子玉帛峻宇雕牆皆足以啓人之欲心惟目无

所觀于外則心自不搖于中聖人之治天下豈有他道哉納之於無思無慮之域虛其心也而八口之家必使之無飢蓋慮盜賊起於貧乏也化之以寬柔以教之政弱

其志也而必使之勞其筋骨以趨事又慮其飽食逸居而無教也虛實弱強四字是

子母字實其腹強其筋骨乃聖人詳致曲慮處以此而治但見斯民游於不識不知少思寡欲之天雖有智巧亦無所施是皆

聖人之治以無為為之天下其有不治者乎

胥六虛曰不尚賢使民不爭夫有國須得其賢輔共治之不得則無以致其治夫不尚賢非不任賢也不尚之而已若上啓尚

賢之門則下有爭進之心故曰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夫貨財天下人皆欲得在上者貴之愛之在下者雖欲而難於得也難於得則窺竊之私明於中耳如在上者視貨財若土直不貴

不愛使民無難得之求彼焉有盜賊之心乎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此有二說一作見字論謂國君不見其可欲示民民心自定上見可欲下民效之焉得其心不亂歟作見字論謂以修身言聲色玩好充滿眼前

不見有所欲者心之定也如見有所欲惡得不亂歟是以聖人之治至強其骨是以古聖人治國必先治身欲治身必先虛其心者不以人欲擾之心自虛矣虛靜也心靜則氣定矣氣定則腹自充實矣故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者謂與物無競也無競則神氣和悅而血液盈盈髓滿骨強此養生之正必信之徵以之治國則國富民安又奚事焉常使民無知無欲至無不治矣民之欲其有不可免者欲使無知無欲何如然謂人君不尚賢不貴貨不見可欲上行下效如草從風民性反淳各安其分衣食飽道遠而遊又何知何欲歟然上行之篤民有未化雖有知欲亦不敢施其為者化者衆也為無為則無不治者謂人君尚賢貴貨見可欲三者之為而誠能無為者天下自治矣故曰為無為則無不治矣蘇敬靜曰不尚賢使民不爭至則無不治此章老子本心只在不見可欲使心不亂一語上著意賢者人之勝於人者也人之

勝於人而我崇尚之則不勝者必起而爭較難得之貨至寶也我貴寶物則民起竊盜之心此李康子患盜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即此意也大凡民心不見可欲中心自不擾亂易之良曰良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釋者曰良止也人之欲心每止於目所不見背无所見之處有見則欲心生欲心生則不可止良其背不獲其身不得見其身也目且不得見其身則欲心自然不生雖庭除之近而不見所行之人以良其背也出見紛華而悅則中心擾亂外物不接心无所亂自无過咎此即老子不見可欲使心不亂也老子託言古聖人之為治務使民心虛腹實志弱骨強心虛者不使外物亂其心也腹實者但欲民飽食而已志弱者使民不見可欲而无爭競也骨強者但欲民有力以負荷也民无知无欲則淳朴務實自成風俗其間雖有智巧然者百中無一淳朴多而桀黠少尚何敢出而為亂至今山林

之民與市廛之民便教朴智巧不同無他市廛之民多見可欲山林之民不見可欲故也此聖人所為皆安靜无為自无不治不尚賢不貴寶皆使民不見可欲心自不亂豈若後世賞功勸能而徵天下之爭重貨殖財而起天下之盜皆非无為安靜之治也拾遺○乘文曰虛心實腹即上不尚不貴不見使民無知無欲是也知無所慕不敢為也或云虛心養道雖於義無害非此章本指諸子旁證○莊子曰至德之世不尚賢不使能上如標枝民如野鹿端正而不知以為義相愛而不知以為仁實而不知以為忠當而不知以為信蠢動而相使不以為賜是故行而無違事而無傳辨非子宋之鄙一人得璞玉而獻之子罕子罕不受鄙人曰此寶也宜為君子器不宜於細人用子罕曰爾以玉為寶我以不受子玉為寶是鄙人欲玉而子罕不欲玉故曰欲不欲

而貴難得之貨天子大夫恬然無思淡
 然無慮以天為蓋以地為車以四時為馬
 以陰陽為御行乎無路遊乎無迹出乎無
 門以天為蓋則無所不覆也以地為車則
 無所不載也四時為馬則無所不使也陰
 陽御之則無所不備也是故疾而不搖遠
 而不芳四肢不動聰明不損而昭明天下
 者執道之要觀無窮之地故天下之事不
 可為也因其自然而推之萬物之變不可
 執也乘其要而歸之是以聖人內修其本
 而不外飾其末厲其精神假其知見故漢
 然無為而無不為也無治而無不治也所
 謂無為者不先物為也無治者不易自然
 也無不治者因物之自然也
 石潭曰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
 使民不為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上章既
 申無名之義此章又申無欲之義尚賢則
 名為可欲而民為之爭矣貴難得之貨則
 利為可欲而民將盜之矣惟不見名之可
 欲則名不亂其心不見利之可欲則利不

亂其心欲之可亂其心者固不止此姑以
 二者例其凡耳林慮齋以不尚賢為不自
 矜黃茂材解以不見可欲為不見世間有
 可欲者二解尤勝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
 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欲不亂其心則心
 虛矣心不為欲所奪則中有主而實矣故
 曰實其腹志不外慕則其志弱矣其志雖
 弱一氣不為志所動而骨益強故曰強其
 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為也
 無知無欲則雖有知無所用其知為無為
 則無不治矣聖人之治為無為而已而能
 使民不為可欲之所亂所謂無不治也前
 章自無名中來此章自無欲中來而皆歸
 於無為蓋無為所以體道也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八

三

二十六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九

詩四

張達大師常德學妙觀提觀龍對世來楊果
 前制兼大矣唐中唐書院錄錄于叢校立

道冲章

考異河上公作無源章超實
 唐作空和布化義章

唐明皇疏前章明貴尚不行無為則至理
 此章明妙本之用在用而無為首標道冲
 示至虛之宗物次云挫解明冲用之釋紛
 結以象帝之先欲令盡知其趣爾
 杜光庭曰大道之用其用不窮廣包天地
 細入毫髮澹然自得無虧無盈行之於身
 則光塵混一運之於內則紛銳和平綿乎
 億劫之前乃居象帝之首萬法之內惟道
 可宗故為萬有所歸趣矣趣向也
 張仲應曰此章謂天子至于庶人惟能運
 行此自然之道則當知無窮無極混元而
 不可知而已故曰無源
 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淵乎似萬物之宗挫其
 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若存吾不
 知誰之子象帝之先